

政海秘聞

(一)

(本文插圖刊第2頁)

從唐繼堯到龍雲

●后希鎧 (淡江大學教授。中國醫藥學院教授)

寶劍光芒征馬壯 救亡多半屬青年

我是雲南人，常常碰到一個問題——唐繼堯和龍雲到底是不是軍閥？

我反問：怎樣才算是軍閥呢？

「下定義」本來是件難事——例如什麼叫做「水」？什麼叫做「空氣」？非經深思熟慮，怎能隨便「下定義」呢？

相同的理由，會唱「打倒軍閥」之歌的人，未必深知軍閥是什麼人物？

唐繼堯和龍雲是不是軍閥？我將如何答覆呢？

連「軍閥」的定義也搞不清楚，怎能說誰是不是軍閥呢？如果說有兵的人就是軍閥，軍閥似乎滿街走。假如說軍閥好像土皇帝，洋皇帝更懂蹂躪人權之道。不過有部電影描繪軍閥「張大帥」，唐繼堯和龍雲好像不是那種人。

問話的人，似乎總是將信將疑；我也祇會苦笑；老實說，大家對「軍閥的定義」，都不能脫

口道出；雖經思考，也未見得說的圓滿透澈——祇好「不知為知之」，反正沒有槍桿子，就管不上皇帝，做不了現代國家的元首；例如美國的「權威」，從十三州開革命起，便是靠槍桿子搞來的。

究竟「軍閥」是什麼樣人物呢？

依照時下發行最多的一本字典說：「在軍界握有雄厚勢力，自成一派的軍人」，便是軍閥。有一部大辭書說：「民國以來，軍人擁兵自衛，只圖擴張地盤，發展個人勢力，而不顧國計民生者，稱為軍閥」。這裏特別指明的是「民國以來」，好像古代便沒有軍閥，或者古代的軍閥，不知擁兵自衛，不知擴張地盤，不知發展個人勢力；古代的軍人都在照顧國計民生似的。

事實上古今中外，都「出產」軍閥。唐繼堯或龍雲，在那天下猶未出現「真命天子」之前，倒是統率雲南子弟，為國家出了一些傻力，到頭來落得「軍閥之咎」，實在有些不是滋味。我們讀歷史的人，到了檔案不受現實政治干擾之時，總想實事求是，心智才會平衡。現在來談談唐繼堯及龍雲，不是「正是時候」的問題，而是當事人

——唐繼堯和龍雲，在現實政治裏打滾，在他們蓋棺之後，我們站在「國計民生」的立場，看看這兩個「不毛之地」的雲南人，是不是也為國為民做了一些事？

軍閥是指那樣人物

有人說唐繼堯生有「異徵」，好像在襍襪之中便能領會古人詩句。六歲入塾，若有「宿慧」。雖然沒有說唐繼堯是一位神童，但總是說唐繼堯生來與眾不同。這種說法，應該是寫舊傳記的老調，不足為訓。

其實，個人憑其才智，未必登天，「時勢」却在製造英雄。

滿清入主中國之後，認同華夏文化，並以儒家思想為正宗。所以，在漢人的眼裏，滿人雖然非我族類；但是，到了西洋人扣關，連連吃了敗仗之後，在朝廷做官的漢人，做學問的子曰詩云之士，對滿人的「異類感」也就不十分強烈了。當時，不管學習西洋的兵學或其他學術，已經成了時尚。換言之，中國的公共權力，從第一個留學生起，便逐漸移轉到「現代人」的手中；光讀

四書五經的士大夫，不得不被推進歷史的後臺。光緒三十年(甲辰，一九〇四)雲南官方，在廢科舉及選派留學生出洋留學的命令下，也選派青年出國。唐繼堯就成長在這真正「新舊遞嬗」的時代——唐繼堯十五歲應童子試；廢了科舉，還有什麼前途呢？何況當時的人，除了想在仕途當官之外，尚有救國的赤心，唐繼堯便在家鄉會澤響應清廷留學政策，送到省會——昆明參加留學考試，派去日本留學。

當時，從雲南昆明到越南出海的滇越鐵路未通，從雲南到日本，必須取道貴州、湖南，然後搭船順長江而下，到了上海，再換乘輪船赴日。所以，從雲南「起旱」(或步行)經貴州到湖南，才搭船去日本，辛苦異常，不是沒有抱負的人所願為。

唐繼堯是不是有抱負的人呢？有人說他想去學師範，有人說他想去學工業；以當時的二分法來說，學師範、學工業都叫學「文」，並不如投筆從戎那樣，才算直接報國。唐繼堯到了日本，接觸一多，便深覺祖國危機四伏，必須要槍桿子才能挽救自己的國家。所以唐繼堯改變了初衷，改學陸軍。

唐繼堯初入振武學校，畢業後分發到「金澤第九師團砲兵聯隊」充任「見習」。所謂見習，便是學習實務，算是一名軍人了。見習期滿，才能進入大名鼎鼎的士官學校；學成畢業便取得軍官的資格——回國之後，當然是新軍的中堅分子。

新舊時代遞嬗青年

晚清末年，唐繼堯是真正處於新舊交遞的尷尬人物。他既不能經科舉而做官，要想參與公權力，「革命」自然是捷徑之一。留學回國，可以為官為吏。革命更可左右天下。自一八三九年九月中英鴉片戰爭開始，清廷累戰累敗，喪權辱國，天下譁然，起而代之的想法，自然容易取得共識，推翻滿清政權，捨我其誰的思想，自然瀰漫在留學生之間。

唐繼堯作如何想？有詩為證：

救亡多半屬青年，痛苦投閒萬里天；
默禱神州多豪俊，暗鋤心地少塵緣。
豪情皓齒歌長恨，抱痛蒼生哭倒懸；
寶劍光芒征馬壯，馳驅大地快揚鞭。

一九〇五年七月同盟會成立，孫中山先生當然是領導中心。但是，我們必須肯定——救亡及現代化的訴求，早已普遍存在留學生之間。孫先生到日本去鬧革命，實在是日本多的「明白人」——留學生。這些各省官派的留學生，到日本接受的「二手」西洋科技及觀念；孫先生帶到日本去的是第一手現代知識及順應世界潮流的觀點，一呼百諾，當然造成時勢。「革命」的呼籲，自然為留日學生所響應。

唐繼堯正是當日的留日武學生，對腐朽進行革命之說，自然跟各省志士一般，欣然接受，也就加入同盟會了。

唐繼堯在他志節上表現兩件事：一是成立「陸軍團」，這是一個秘密組織，準備以武力推翻滿清政權，就是要用實力去建立民國，所以叫做「革命」。

一是創立「武學社」，這是建立思想體系的學術組織。由於中國一敗於白人英國，二敗於黃人的日本，非常窩囊，被稱為「東亞病夫」——這句話對當時中國青年的刺激，可以說「莫此為甚」。大家都在研究強國強種之道。唐繼堯的武學社，便是提倡「尚武」精神，一反「重文輕武」的歷代朝廷政策。這種「尚武精神」的提倡，恐怕就是唐繼堯被稱為「軍閥」的遠因。

但是，唐繼堯飽受日本軍人的二手鐵血主義的薰陶，頗有英雄氣概外，用現在的話來說，他還是懂得建立大眾「共識」這一套「軟體」。唐繼堯的故鄉——雲南，西毗緬甸，喪於老牌民主國家的英國；南隣越南，亡於法國國民議會撥款的支援。民主不足恃，雲南處於唇亡齒寒的危局，確係事實。

所以，唐繼堯便連絡滇籍留學生，組成「雲南雜誌社」，出版「雲南雜誌」，不但揭發英美虎視眈眈的貪婪，還指責清廷保衛國家之無能；非革命即不足以自保。說者謂：「雲南雜誌便是鼓吹革命，喚醒雲南民衆的前鋒。」

就是這樣進步的今天，政治家或革命人物要使他們的觀點「成爲」共識，除了鼓動三寸不爛之舌外，辦報或辦雜誌，依然是宣傳手段不二法門。從唐繼堯在學生時代便想到辦雜誌這個事實去看，唐繼堯之不是「張大帥」，應該是容易了解的。所以，唐繼堯參加同盟會，自然不是有勇無謀的武夫行徑，也非夥伴邀約，更不是爲了趕時髦，而是必然有其抱負。

有一次孫科先生到淡江大學城區部演講，我

也是聽眾之一。他說國父當年教子之道，是鼓勵子孫多讀「學說」著作，閱書是不許多讀的。「閒書」恐怕是指小說之類的書籍而言，讀了是否有益，自有方家論斷。但是，若果西方語文難通，像「富國論」、「物種由來」、「資本論」……等學說著作，就無法涉獵了。從事政治運動的人，在那新舊交遞的時代，譯本難求固然是一個問題，洋人的學說難受舊士大夫接納，也是事實。孫中山先生學貫中西，當然可以開風氣之先，但他的追隨者如唐繼堯，就難直接深通盧梭或洛克(Locke John)之學。所以，留日學生向舊紙堆中找出路，也是必然的事。

提倡武學新軍中堅

唐繼堯在日本留學時，日本人從西洋學來了洋操，但却從中國學去了安身立命之道。日本軍人才不管民主或獨裁之差異，日本有的名將的戰略思想，據說便與「陽明學說」有關，在日本軍人社會裏，也以能懂陽明學說為時尚，組成了一「陽明學社」；「王陽明」就成了一代宗師。

中國留學生以日本軍人為師，染於蒼則蒼，也就學起王守仁來了。所謂知行合一，也就成了唐繼堯行事的主臬；據說日後唐繼堯之舉大任，便與陽明學說有關。臺北草山的改稱陽明山，誰說沒有原因呢？假如唐繼堯再世，相信他不會反對。戰前日本是一個心懷武力侵略的國家；歡迎東亞各國派遣留學生去留學，不過為了培養親日的高級知識分子，並不想傳授真才實學。在歐洲也有這樣的例子，國家大學的外籍學生，可以請

人撰寫博士論文。所謂深奧的學理，侵略他國的野心，關鍵性的技術門竅，都列為國家機密，嚴格管制。中國留學生似乎不大信邪，僥倖暗中高價購買機密禁書。

日本政府認為「盜購」禁書，效事體大，便下令嚴密搜查中國留學生，鬧得雞犬不寧。這時，唐繼堯剛從士官學校砲科畢業，本想再考察日本一段時間，也是憤慨異常，跟其他留學生離開日本。

唐繼堯志在振興東亞，也就是希望黃種人奮起，門門西洋羣醜，共享世界大同。有詩為證：

莫對青天喚奈何，掃開愛憤且狂歌；
壯心百鍊鋤羣醜，寶劍雙飛碎衆魔。
鑄造蒼生新模範，安排黃種舊山河；
澄清事業尋常舉，歐亞風雲亦太和。

——求大陸主人言志錄
從這樣的詩章看來，唐繼堯的心地，能說是「軍閥」嗎？

遊韓有感賦詩述懷

假如唐繼堯祇是一名「民國以來」的軍閥材料，憤然離開日本之後，便會逕行回國謀職，做一個「新軍」的軍官，對上稍息立正，對下虎虎生威。可是，他很奇怪，日本人也學西洋人欺負東亞人來了，在日本人統治下的韓國，人民的地位是什麼樣子？日本人怎樣經營這塊跳板？我國東三省受到怎樣的威脅？唐繼堯便取道韓國仁川，進入漢城，親自了解。

唐繼堯自然是以大漢民族的眼光，去看亡日

之後的韓國景象。因為韓國在中國人的眼中，情同手足，便有切膚之痛。唐繼堯留有關於韓國的兩首詩，可供後人了解他當時的感受。一首為「游韓感賦」：

悲水愁山幾斷腸，天公何獨罪東方；
蒼生若惱人相食，猶自笙歌祝虎狼。

×

×

×

衣冠猶是漢威儀，對此如何不淚垂；
大陸龍騰三萬里，快分霖雨潤藩維。

另一詩句為「漢城感閱妃事」：

宮苑苑草不成春，慘淡當年舊血痕；
龍劍橫飛歐亞日，仇人肝膽慰英雄。

從這些詩意裏，我們可以看出國人熱愛韓國的傳統。我要在這裏聲明一句：就是「藩維」不是近代史上的「殖民地」，也不是現代觀念中的「保護國」或「外國」。中國人的「唇齒相依」、「唇亡齒寒」的意義，才能註釋。

唐繼堯在得勢之後，對韓國流亡中國，從事抗日運動的志士，備加照顧。韓國復國之後，曾明令褒揚早已辭世的唐繼堯，說明唐繼堯不但是「軍閥」，還是真正的漢家兒郎，不愧面對「厚往而薄來」的列祖列宗。

唐繼堯從軍事外交的角度，去考察日本統治下的韓國與東三省的關係，也從政治的角度，去看「殖民地」與東三省的內政問題。從韓國過東三省之後，唐繼堯便在天津停下來，整理他在日本所獲的軍事書籍，並撰寫他考察韓國及東三省的結論。唐繼堯留在日本達六年之久；他在天津翻譯的日本軍書及考察心得，即達二十多種。足

見他對學習的用功，對日本擴張勢力之關心。我們必須明白，所謂「考察」祇是一個留學生關心國事的自我行動。所以，我們無法認「定唐繼堯祇顧個人的私利」、「缺乏高超的愛國情操」的指責。他在「奉天軍中」有這樣的詩句：

怪得東方逞虎狼，江山大好醉人腸；
男兒若遂生平願，也應從容併八荒。

邊陲志士關心中土

一個遠在天邊的雲南人，能够防範英緬法越的威脅已經不錯了，還去關心萬里之外的「中韓日」幹什麼？可見青年時代的唐繼堯，已有「以天下為己任」的氣魄。「國家事」本來就不中土人士的專利，邊遠的中國人誰不應該關心國祚呢？

唐繼堯出國之時，滇越鐵路尚未通車，必須採舊式的交通方法，經水旱之辛勞，才到上海搭「輪」赴日。到他學畢歸國之時，滇越鐵路已經通車了。行旅當然方便——從海邊的越南海防，可以直達昆明。但是，在軍略家的眼裏，滇越鐵路在軍事上，就可派上很大的用場。所以，唐繼堯也很樂意取道越南回滇。正如他取道韓國，深入東三省一樣，有考察軍事謀略的目的。但是，令他於心難安的還是生民的痛苦。在「過越南」的詩裏，他是這樣寫的：

萬樹枕椰一曲歌，敘陽溼處過紅河；
江山錦繡蒼生苦，不出斯人奈爾何？
唐繼堯返滇後，做了些什麼事呢？且看他的詩句，便知他的胸懷了：

己酉（宣統元年，一九〇九）冬旋里途中得

句：

連年心事繫中華，書劍飄零未顧家；
野老天真真爛漫，欣然猶自賞茶花。

危山立馬望西歐，富貴浮雲未肯求；
楊柳千條山萬仞，六年猶記故人否？

自喜湖山真大好，天然形勢胤蛟龍。

偶成
庚戌正月（宣統二年，一九一〇）昆明道中
磊落襟懷唱大同，昆池水淺且潛龍；

願銷天下蒼生苦，都入堯雲舜雨中。

雄才幾輩傲崑崙，千古功名未足誇；
蔓草他年收拾淨，江山裁徧自由花。

從上面的章句裏，絕對看不出唐繼堯有「本土化」的地方色彩；他朝思暮想的是「中華」，是「東亞」，是「黃種」，是天下「大同」。護國軍打倒袁世凱稱帝之後，唐繼堯遭到汗職，恐怕就不能從唐繼堯個人的心路去了解；醜惡的現實政治，便是雲南人連帶受屈的主因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聖文 俞鴻鈞傳 隆重出版 王紹齋 章君穀 著

平裝新臺幣一八〇元 精裝新臺幣二八〇元

本書係王紹齋、章君穀先生合著，要目有：活字典來自聖約翰，感化同窗成爲名師，大學生活交友朋友，意外事件促成良緣，夫人出馬獲得加薪，逐譯國民大會宣言，陳友仁的得力助手，主持收回漢英租界，唾棄共黨辭官回滬，識周雍能相知甚深，代理上海財政局長，主持上海全市預算，週旋暴日嶄露頭角，嚴正態度戲弄巴敦，設後援會支援前線，香港總督份外尊重，代孔祥熙上參政會，大陸撤守黃金運臺，任臺灣省政府主席，解決糧荒緊急措施，膺命組閣崇法務實，監委彈劾軒然大波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。二十五開本，二百八十頁，平裝本定價新臺幣一百八十元，精裝二百八十元，歡迎購閱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